



臺中於我

朱天衣

1960年生於臺灣臺北市，為知名作家、教師，致力於動物保護與自然生態環境保育。現居住於新竹縣關西鎮，現任馬武督山林溪流保育協會理事長，近年來站在第一線為避免原住民保留地遭財團濫墾而發聲。

回顧 過往，許多美好時光都和臺中有關，年少時，距臺北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臺中，是青春結伴同遊的好去處，稍長則是放逐自己所能走的最遠距離，及至在苗栗山城落腳，臺中便身負鄉下人進城逛大街的使命了。

十五十六年少時，中山高剛通行，我們常趁著暑假搭上中興號直奔臺中，死黨大哥就在這兒打工，他和在臺中客運工作的女友，包辦了我們所有的吃喝玩樂，規格不同於學生的克難，又把父母課業全拋在百公里外，真是青春恣意。第一個在臺中的晚上，我們來到公園划船，白晝並不怎樣的景致，入夜後燈火迷離，波光水影晃晃悠悠，醉人的像一場戀情。隨後幾年的夏日，我們便是以臺中市為起點，東遊西走幅射至中臺灣的每個角落，在一次兵餒馬疲回程的路上，友伴在搖晃的大巴士上，在我耳畔輕唱著〈閃亮的日子〉，一首帶著濃濃滄桑情調的歌，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們，也是一種浪漫吧！事隔近四十年，我很想告訴他，告訴當年陪我冶遊的友伴們，是的，我仍然記得，也會永遠記得，那段屬於我們的年輕歲月。

爾後在感情路上跌跌撞撞無以為繼、想逃開嘈擾的臺北、逃躲理不清的情感糾葛時，一位在梨山種梨種蘋果的叔叔，成了我的避風港，假打工之名，我來到他的果園掌廚，負責十來個人

的三餐，因為高山氣壓不同，燒起飯來很是折騰，但純粹的勞動，是可以讓心靈

放空的。那兒為大山環

抱，即便是暑夏，入夜後氣溫總要降至五度左右，棉被高粱是必備的驅寒利器，但我就是愛那可以把腦子凍到清醒的森冷空氣，四周安然靜謐的山脈，也總能讓千瘡百孔的我，尋回繼續走下去的力氣。

後來成家住在苗栗十年間，所謂的進城，指的就是穿過大安溪大甲溪來到臺中，每當駕車越過那北臺灣的邊境火焱山後，天際頓時雲開霧散，彷彿進入一個清朗世界，也因此進城去臺中，就不止於打牙祭、大採買了，那也是一種心境的轉換。臺中百貨公司多，逛街的人潮也洶湧，年輕時就是這印象，爾後任何時刻去，也總是如此，畢竟對於周遭鄉鎮，甚至如我這般外縣市人口，到臺中就像趕集、像奔赴一場嘉年華。

也許正因為成長過程中，對臺中的印象始終美好，因此後來生女兒時，我也選擇了臺中榮總，似乎我人生中的許多重要片段，都是和臺中共享的。END

入夜後燈火迷離，波光水影晃晃悠悠，醉人的像一場戀情。

～臺中公園